

# 凉亭山的冬天

□葛均习

透过窗外远眺凉亭山，只见一片雪白、一片黛色，青白相连，水墨天然，凉亭山的冬天原来可以这样美。

凉亭山在鞍山孟泰公园东南侧，因山上有敬母亭，大家称之为凉亭山。领略过凉亭山春天的娇艳浪漫，夏天的蓬勃奔放，秋天的成熟内敛，冬天的样子，像一幅画挂在眼前，感觉很特别。有人说：“我们身边不是缺少美，只是缺乏去发现。”

凉亭山上的树木非常茂密，虽是冬天，还有白雪的覆盖，树木相拥而立。这些琳琅满目的树木，每到春天万紫千红，花开枝头；夏天绿叶葳蕤，一片繁荣；秋天缤纷万千，色彩无穷；冬天静谧从容，只待花开。四季的凉亭山，让人不经意间就爱上了她，常常流连忘返。

走到山顶最有名的是敬母亭了，亭子不大，在山顶显得特别壮观，敬母亭的传说不一，但都是缘于母爱和孝心。站在敬母亭里，鞍山市区风光一览无遗。遒劲的“敬母亭”三个大字让人感受到一种母爱的力量，它傲立山顶、迎风抗雪，展示着一位伟大母亲的胸怀。一副楹联格外引人注目：承恩不忘三春雨，行孝常怀寸草心。这不正是天下母亲的写照吗？

不知不觉来到映山湖，湖面积不大，但别有洞天。有九曲廊桥、桥亭、观景台、亲水平台等景观，水流弯弯曲曲，犹如一条祥龙，与四周的山峦相连，形成一片自然独特的风光。冬天的芦苇四处可见，随风而动。湖水清澈，风吹过后，波光粼粼，偶有水鸟飞起。夏天还进行水幕电影播放，吸引了市民前来观赏。

白雪和青松，游人和飞鸟，植物和动物，湖水和群山……这里的一切，都相互共生，共生共荣，可以说是美美与共，各美其美。一切，都只是为了冬日的静美。看到在湖边的广场上，一群六十多岁的大妈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，听着《祖国你好》的优美旋律，跳着活力的广场舞。欢快的舞蹈，跳出她们休闲的生活，她们虽到暮年，活力仍然满满，就像凉亭山的冬天，有着无穷的魅力。

人们到冬天总会伤感。四季轮回，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风景。冬天是纯洁的，是含蓄的，它是在更替、在孕育。这是自然界的规律，这是自然生命的奇迹。冬天更有一种味道和意境，有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惊喜；有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”的绝美；有“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”的壮丽；有远方亲友突然变成“风雪夜归人”的温暖和感动……

凉亭山的冬天，让人向往。我会经常来爬山，感觉不同的它。

## 祝贺《迟桂花》发布

□王文贺

（一）

迟发方知岁月长，
桂芳深处有文章。
花经霜后香逾远，
好把心灯照故乡。

（二）

辽望秋深桂始香，
副刊初启墨痕长。
不争早发争经岁，
一树清芬照远方。

投稿请登录
辽望迟桂花频道

相关咨询
请加小编微信

# 向母校上交我的“听写”作业

□彭 勃

我考入大学那年18岁，今年43岁。这二十多年变了很多，唯有一条没变，就是遇到专业上的难题，第一时间还是想回学校找老师。

这些年我没少搬出二十年前给我上翻译课的史国强教授。我经常忐忑地给教授发过去一篇我翻译得一塌糊涂的稿子。有时候也很心疼老师，都退休这么些年了，还得给自己的学生“售后”。但是史教授一点都不介意，还特别的开心。他总是用那种标志性的、有穿透力的那种大嗓门跟我说：“你咋这么不自信呢？你得有信心呐！你看你翻译得多好啊！”然后回头就把我翻译的稿删得一个字不剩，从头至尾再给我翻译一遍。

每一次我拿到史教授彻夜不眠给我翻译的稿，我心里都有一种沉甸甸的感受，这种感受可不是简单能用一句话来形容。恐怕除了父母，没有人能对你这么好：知道你在外边打拼不容易，你这是遇到难事了；你翻译得不好，老师也不说你——我的学生，谁说她翻译得不好也不行，老师不睡觉也得把它翻译明白了。最后，史教授永远不忘修补一下我这个小玻璃心，每次都会说：“你翻译得特别好，老师可没咋给你改。”

大家能理解我这种心情吗？四十多岁的人，我们在外边必须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人，但只有回到老师的面前，我们才是那个永远的小学生。四十多岁的人有困难找老师，是一个多么幸福的事。所以，在外边无论遇到多大的坎儿，母校这些温暖又可敬的老师们，永远是我最强大的后盾。

母校给我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帮助，同时也是我们最大的骄傲。

两年前，我和农民赵叔一起站在沈阳市于洪区的稻田里，播发了一段英语推介大米的视频。也许是因为英语和东北话的反差太过强烈，所以我们这段视频很幸运地受到了全网的关注：短时间内浏览量过亿，被人民日报、新华网等多家国家级的主流媒体转发；我们还登顶了快手全国热搜榜的第一位，带动了当地大米一周内的销量突破了二十万斤，这是一个我们从来没有企及过的数字。

所以，从那一天开始，我不可思议地走上了一条“英语助农”之路——这是我从来没想过，也没敢想的事。后来，随着我们地区知名度的提升，我作为英文推介官，带了很多的外国团组，来看看我们辽宁，看见沈阳。

这其中有一次记忆令我非常深刻。有一年的冬天，我受一家央媒的邀请，做一个四个小时的全英文直播，而且是全球同步的直播。任务也很艰巨：带着几十名外国朋友，去逛我们东北大集——造化大集。那一天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一天。我在脑海里绞尽脑汁地把我所有还残存的英语词汇都想了个遍，试图使出浑身解数，去跟这些外国的朋友们讲，什么是黏豆包、黏火勺，还有哪个是油茶面、哪个是卷尖子、哪个是碗坨子。

大集上售卖的食品品种繁多，但我从来没有从大集上空手而归；但只有那一天，我在这个大集上一步也不想往前溜达，因为我每溜达一步，都会触碰到我的知识盲区。我原本以为，已经准备得相当充足了，但是我低估了东北这些美食了——你吃的时候不捋户儿，翻译的时候是真痛苦啊。

我跟大家说，当时的弹幕还历历在目。大家就在那飘着说：“快来围观一个被锅出溜儿难哭的、破碎的翻译员。”还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留言：“抓紧让外国人吃饱，别让他再吃了，这翻译眼瞅就疯了。”当时的我，非常紧张、非常难过，但我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：这是一场全球直播，你不知道国外哪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朋友正在收看，你千万可别给母校丢脸呐。

二十年的兜兜转转，从当年害怕上黑板听写的小孩，到站在稻田里、站在大集上、站在谈判桌前，我始终没有离开母校对我的听写。小时候听写的是单词，长大了听写的是人生；小时候紧张是怕写错被老师扣分，长大了紧张是怕给老师丢脸。

如果说今天的发言也算是一次上黑板听写，我依然紧张，依然词穷，依然下意识地想掏手机，去找我的史国强教授。但是我不用问也知道，史教授肯定还会用他那大嗓门跟我说：“你必须有信心！你看你今天讲得多好啊！”